

西藏现代史第二卷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51–1955

梅·戈尔斯坦 著

吴继业 译

HKU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学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4

2014 年初版

2015 年第一次重印

© 2007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988-8139-69-9

版权所有。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如未获香港大学出版社允许，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良友印刷厂有限公司承印

目录

插图目录		xiii
人名术语表		xv
致谢		xxv
前言		xxvii
引言：并入中国前夕的西藏社会		1
第一部分	通向中藏协议之路	
第一章	中国视角：北京电台	19
第二章	西藏视角：接触中国共产党	39
第三章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57
第四章	和北京的谈判	81
第五章	美国的介入	113
第六章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37
第二部分	最初两年：冲突与调整	
第七章	初步的接触和策略	167
第八章	解放军先遣支队进入拉萨	205
第九章	食物危机	243
第十章	班禅喇嘛和解放军	265
第十一章	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前奏	299
第十二章	西藏人民会议	313
第十三章	向达赖喇嘛求助和撤销司曹职务	341
第十四章	班禅喇嘛的回归	385

第三部分 合作与改革

第十五章	改革之风	399
第十六章	在西藏的共产党内部矛盾	423
第十七章	开始迈向社会经济改革	453
第十八章	在印度发生的事件	463
第十九章	达赖喇嘛前往北京	477
第二十章	达赖喇嘛在北京	491
第二十一章	返回拉萨	523
第二十二章	结论	541
附录一	：1952年洛桑三旦致孜本夏格巴的信	551
附录二	：1953年噶厦改革西藏债务的法令	553
附录三	：在印度的秘密抵抗组织的协议	561
参考文献		565
索引		585

插图目录

地图

1. 中国	vi
2. 卫藏	vii
3. 康区	viii
4. 1950年代的拉萨城	ix

图片

1. 十八军为昌都战役做战前训练，1950年西康	38
2. 索康家族	53
3. 参与谈判的五名西藏官员：桑颇、凯墨、阿沛、拉乌达热和土登列门，1951年摄于北京	95
4. 孜本朗色林（班觉吉美）	139
5. 1951年7月张经武骑马从亚东前往拉萨	157
6. 开会中的西藏高级官员	195
7. 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入拉萨后在八廓街附近游行	206
8. 解放军在拉萨河边安营扎寨	209
9. 1951年10月张经武在拉萨的某寺院向僧人们布施	212
10. 中藏官员参加一个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晚宴	224
11. 修建从昌都到拉萨的公路	245
12. 几名贵族开会商讨为解放军提供粮食的事宜	253
13. 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开垦荒地	257

14. 1952 年夏第一季萝卜试验田收割	259
15. 范明、十世班禅喇嘛、扎西（青海省党委书记），1951 年 2 月摄于西宁	283
16. 1951 年 12 月联合庆祝西北军挺进拉萨	295
17. 1950 年代打着军旗的藏军部队	302
18. 为去西藏的解放军教授藏语	308
19. 1952 年班禅喇嘛第一次正式与达赖喇嘛会面	392
20. 1952 年 2 月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在拉萨会面	392
21. 川藏公路，1954 年 12 月通车	420
22. 班禅喇嘛、牙含章、范明，1954 年 5 月摄于西安	485
23.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1954 年 9 月摄于北京	493
24. 1954 年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96
25. 1955 年庆祝藏历新年	505

第一章

中国视角：北京电台

1951年5月27日，时年16岁的达赖喇嘛正在亚东。亚东是靠近锡金的边境小城，达赖喇嘛和他的下属官员在几个月前来到这里做好准备，以便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卫藏的时候能直接跨过边境逃往印度。以然巴噶伦和索康噶伦为首的一部分上层政府官员跟随他来到亚东，其余的政府官员则留在拉萨。在离开之前，达赖喇嘛专门任命了两位代理首相（司曹）和两位代理噶伦在拉萨主持领导工作。¹

达赖喇嘛正在他的驻地里一边收听北京的藏语电台一边休息。突然，他听到新华社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于5月23日共同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²播音员激动地说，西藏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紧接着听到的详细条款让达赖喇嘛更加震惊，因为其中的某些条款是西藏政府早就明确指示其谈判代表不能接受的，例如，西藏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协议还说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仅仅是“军政委员会”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有些不妙。达赖喇嘛立刻本能地反应道：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跑出去把所有人都叫进来，但是却迈不开步子。播音员在收音机里说，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如何如何渗透进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接着又说“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
1. 同达赖喇嘛一起待在亚东的官员被称为“远行之政府”（藏语：*cheshung*），那些留在拉萨的官员被称为“家中之政府”（藏语：*shishung*）。
 2. “地方政府”（藏语：*sane sishung*）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指代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的名称，以此避免把它说成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当我听见这些令人难以置信、交织着谎言的陈词滥调时，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不舒服了。³

■ 毛泽东的视角

《十七条协议》决定了1950年代的西藏历史，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藏关系。它的签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制定和主导的精明策略，其次是共产党对不堪一击且准备不足的西藏政府施加的强大的军事外交压力。

我没有获得任何对解放西藏的决策进行讨论的中国内部文件，但是很明显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层作出这样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民族尊严。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由于统治者的腐朽和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变得非常脆弱，而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清除长期令中国遭受耻辱的外国残余势力，一洗民族耻辱。恢复国家尊严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全恢复中国在清朝和国民党时期的所有领土主权（和实际控制）。

西藏的分离是中国大国沦落的最明显例子。在北京的历史观中，英帝国主义是使西藏与中国分离的最大元凶。中国人觉得英国人在1903到1904年间对西藏的侵略和在以后的时间里对西藏自治的支持，不仅使西藏政府产生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渴望，而且也阻碍了中国重新控制西藏。⁴因此，恢复对西藏的统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和象征性价值，特别是在另一个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蒙古在国民党手中丢掉之后更是如此。⁵数年之后，这种观点在1954年一次关于西藏党组织内部问题的报告中表现出来：

西藏和祖国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伟大祖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西藏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控制和指使下，脱离了祖国而投靠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西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

-
3. 达赖喇嘛，1990: 63。
 4. 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5. 对这段历史的论述见戈尔斯坦，1997: 40。

军事上的特权，并且占去了西藏边境的若干领土。由于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由于藏民族内部反帝力量的存在（其中包括一部分上层——贵族和活佛），因而帝国主义一直未能把西藏完全征服。在这期间，西藏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而对祖国采取“独立自主”的态度。⁶

除了这种强烈的历史和民族情感方面的考量之外，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的还有西藏的地缘政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失去蒙古在安全上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因为它成了前苏联忠实的卫星国。但西藏不同，它是一个神权政体，其贵族精英在习惯和语言方面都受到英国的影响。当精英们想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现代教育时，会把他们送到印度的英国教会学校去。很显然，精英们更看重的是英式教育和英文，而不是中式教育和中文。由于这种原因，如果让西藏继续保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西方和印度的利益将极大地影响西藏。更危险的是，如果美国在冷战中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么它很可能也会在西藏问题上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西藏政府已经在1948年派出一个代表团赴美。而且著名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的西藏之旅在美国起到很好的公关作用，使西藏在美国获得大量的关注和同情。⁷考虑到西藏与新疆、青海、云南和四川四个省毗邻，同时又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和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在不丹东面）交界，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敌对国家想影响西藏或者在西藏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都意味着不可接受的威胁。1954年毛泽东在同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也提到这一点。他对班禅说：“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我们的国防线就不再是金沙江而是喜马拉雅山脉。”⁸接着对达赖说：“如果你们选择和帝国主义者合作，和我们以金沙江为界，以我们为敌，那我们将会非常困难。”⁹因此，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坚信必须要解放西藏，让它重新成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必须马上行动。

6.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未明。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外文材料的翻译都由本人负责完成。

7. 对这次西藏之旅的描述见托马斯，1959。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117-22。

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未明。

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现实，他认为适当的军事压力是必要的。事实上他已经准备，如果需要，完全用武力解放西藏。但是他也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后果，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称的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的国际认同。同时，这样做还会影响即将成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西藏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因为这些原因，他觉得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换句话说，就是让西藏自愿地接受中国的主权，让解放军不受干扰地进入西藏。武力解放只能是两种情况下的结果：一种是“说服”策略失败了，另一种是需要给西藏的领袖施加一点压力。因此，从1950年年初开始，针对武力解放的军事准备工作和针对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的同时展开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和平解放是源于他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西藏在本质上与解放军已经解放的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同，它对中国的长远利益的潜在威胁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所以尽管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是直接用武力解放，但是和平解放却是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最安全和最有利的的方式。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

首先，西藏与另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万的汉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实际上没有汉族人居住，也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西藏人。因此，没有类似第五纵队这样的势力可以提供公开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仅没有汉族人，而且至少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并获得一定的国际身份认同。它开始同包括印度、英国和尼泊尔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最危险的是，它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敌人——美国建立了联系。因此，武力占领西藏很容易引起国际争端。毛泽东在他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阐述了这一点。他说：“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¹⁰

而且西藏也明确地表示希望继续独立于中国之外。西藏外交局在1949年11月2日给毛泽东的信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致：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北平中国共产党政府主席

1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0年1月10日条目。

西藏是一个佛教昌盛的独特国家，它注定要由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¹¹正因为如此，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也保卫了自己的领土不受外来侵略，并一直是一个宗教国家。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与西藏毗邻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中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您根据上述要求向驻扎在中藏边境的军政官员发布严格的命令，并恳请您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于多年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举行谈判来加以解决。¹²

再次，西藏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神权政体。佛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支配着全民族的世界观和西藏的存在意义。转世喇嘛和寺院领袖的威望及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藏传佛教的理论框架很有效地在下层老百姓和穷人中培养出一种消极的政治观，大众对变革的呼声非常小。藏传佛教告诉人们，生活的特点就是其内在的痛苦，所以穷人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被压迫的处境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由于前世的恶行经过因果报应和转世投胎的过程传递到现世而造成的。因此，西藏无穷无尽的贫穷不是由于庄园制度和领主世代的压榨，而是因为人们自己前世的恶行造成的。人们要想改善现世的生活，就要虔诚地多行善举，以此来积累这一世的善因，并因此在下一世投胎到好的环境中去。而杀死领主和改变现在的政经制度都是没有用的，这就造成在西藏，即使是最贫穷的阶层也不太可能响应号召，站起来反对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最贫穷的阶层本应该是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军事进攻的后勤保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藏没有公路和机场，物品只能由驮畜通过简陋泥泞的小路运入

11. 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转世。他在一次访问中用英文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西藏人首先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西藏人是由挑选出来的……像犹太人一样，〔西藏人是〕由先热日（Chenrezi，观音菩萨）挑选出来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本观念吧”（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印度，达兰萨拉）。

1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76317，1949年11月2日位于拉萨的西藏外交局给毛泽东的信件副本。

并分配到各地。这些小路在高耸的山脉间绵延数百英里，在冬天还会因为大雪而很长时间不能通行。¹³

另外，西藏有一支常规军队，其中的一半也就是 3,500 到 4,000 人，布防在与中国其他地区交界的地方，并有几千名当地的民兵与他们并肩作战，而且需要时还可以征召更多的民兵。¹⁴ 尽管总体上这些军队组织混乱且缺乏训练，但其实他们手上还是有一些现代化武器的，包括布伦式（Bren）和斯特恩式（Sten）轻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加农炮和重机枪。¹⁵ 并且为了应对中国人的威胁，西藏政府已经开始扩大藏军的规模，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军团（仲札团）。¹⁶ 藏军在常规战场上当然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因为解放军拥有上百万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士兵。但是就像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暗示的，西藏已经有了同中国人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原因，解放军必须考虑藏军利用游击战术切断其漫长且容易暴露的补给线的问题。假如西藏从中国的敌人比如美国那里获得帮助，这种危险就会更加突出。再假如这种游击战局面持久化和扩大化，考虑到西藏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及冷战的政治现实，西藏政治地位的争端很可能会被国际化，这对中国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于是，和平解放西藏就成为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这种形式的解放在北京和新疆已经实现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西藏要运用更加和平的方法，这是由于其国际化的身份和其现实上的独立状态造成的。所以，西藏的和平解放要通过达成一份书面协议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份协议中，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同意西藏回归“祖国”，回到中国的完全主权之下。到那时，军队和官员就可以在达赖喇嘛的同意和帮助下进入西藏。这样一份正式文件的出现当然会使国际上任何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图谋都失去意义，也会使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变得没有必要。这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与地方政府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兼并一个政治实体。¹⁷

13. 从昌都到拉萨的距离大约等于从纽约到底特律的距离（650 英里）。

14. 戈尔斯坦，1989: 638-39；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15. 这些武器是在 1947 年和 1949 年从印度购买的（戈尔斯坦，1989: 618-19）。陈炳（1981: 185）说 1958 年藏军仍然持有 490 挺轻机枪和冲锋枪，13 挺重机枪和 48 门炮。但是很显然，在昌都守军被缴械的 1950 年，藏军所拥有的武器一定更多。

16. 洛卓群则（Lodrö Chönzin），访问记，1993，拉萨。

17. 这也是惟一的一次。即使是四十年之后的香港也不具有可比性，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英国人。

但是由于西藏自认为已经独立，并且不想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达成和平解放将不会很容易。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毛泽东务实地设计出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双轨策略。中国一方面为达赖喇嘛准备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条款作为回归“祖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威胁如果达赖喇嘛不就范就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 军事准备

北京究竟何时开始讨论解放西藏的问题，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自从1949年8月西北局的第一野战军奉彭德怀元帅之命进军解放青海省和甘肃省之时，西藏问题就已进入毛泽东的视线。¹⁸毛泽东在1949年8月6日通过电报向彭德怀表达了他对争取藏族人的问题的关心。他在电报中提醒彭德怀要确保谨慎地对待藏族人，因为这将是以后解决西藏问题的前奏。他在电报里说：“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¹⁹另一方面，班禅喇嘛在1949年10月1日给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中，也都明确地提到了西藏解放（这两封电报将在第十章引用）。²⁰

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需要马上开始，所以在1949年11月23日就这个问题和彭德怀元帅交换了意见。在估计了中国当前的军事形势之后，他认为西北局的第一野战军似乎是领导解放西藏的不二之选。因为在西北地区，到10月份或者11月份时军事活动总体上已经

-
18.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被划分为五个大区域，每个区域以一个野战军为基础，并在其上设立一个局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每个区也有一个军政委员会，它是在军队管理之下的过渡性政府，将来会由人民政府取代。西北局负责青海、新疆、陕西和甘肃。在第二野战军基础上的西南局负责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和西藏。到1954年，所有这些军政委员会都被人民政府取代。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1。
 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3325，1949年11月27日收录于南京方面致英国外交部的急电。该急电引自1949年11月25日南京的《新华日报》。

结束了，而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²¹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蒋介石控制的最后一个大区域，国民党仍有差不多一百万军队部署在那里，刘伯承和邓小平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打败这些军队并不是很明朗。于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去了以下电报，在电报中他把解放西藏的任务定在了下一年（1950年）：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²²

……（2）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1950〕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

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

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²³

按照这封电报的要求，西北局领导对武力解放西藏的可行性做了详细的调查。彭德怀找到了军区联络部部长范明，让他来调查这个问题。范明详细地调研了（从清朝到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材料，也询问了从青海去西藏的商人，于二十天后向彭德怀报告说，从青海向拉萨进军的后勤保障是极端困难的，而且也很费时。尽管彭德怀已经决定如果毛泽东坚持他还是会接受这项任务，但是基于范明的负面结论，他还是（于1949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

-
21.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局的领导人。刘伯承，1949年时57岁，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也是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1949年时45岁，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委。
 22. 贺龙是第二野战军第二任司令员和西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3. 引自吉柚权，1993a: 4。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是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西北局的〕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²⁴

毛泽东此时正在莫斯科寻求与苏联签署一项防卫条约。在那里他收到彭德怀的复电，并花了两天时间思考这个相当负面的答复。最终他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1950年1月2日早上四点，他给中央发了一封详细的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现在，西北局将只需要发挥第二位的支持作用。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同志：

- (一) 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 (二)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 (三) 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共四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²⁵ 而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1950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
 - (甲) 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 (乙) 迅即占领打箭炉（Tartsedo），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24. 引自吉柚权，1993a: 7。

25. 西康是中国一个以康巴藏人为主的省份，在金沙江的东岸，不在达赖喇嘛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藏语中叫做康（*Kham*）。除了这一地区之外，康这个名称还包括金沙江西岸的康巴人地区。西康于1938年建省，1955年与四川省合并。首府先是在打箭炉（又称康定），后于1950年代初迁至雅安。

- (丙) 由现在（一月上旬）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
 - (丁) 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 (戊) 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 (己) 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 (四) 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从莫斯科〕²⁶

西南局于1月7日复电，同意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并指派十八军具体领导（这份电文没有找到）。在1950年1月10日，毛泽复电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 (一) 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 (二) 按照彭德怀同志所推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我前电写成三个月是写错了，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 (三) 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该迅即确定，²⁷ 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

26. 引自吉柚权，1993a: 3。

27. 这个领导机关就是后来的西藏工委（藏语：*phö leydön uyön lhengang*），它是中国人在西藏的管理机构。

工作，需待占领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 (四) 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²⁸

1950年1月22日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最后，斯大林问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谈的，毛泽东很随意地说到他计划解放西藏。毛泽东对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一个航空团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询问是否可以让它“多停留一段时间，以帮助给刘伯承准备进军西藏的部队运送给养”。斯大林回答说：“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西藏人需要被征服。”他说他会同军方人员商议航空部队的请求，商议之后再给毛泽东答复。²⁹

与此同时，在四川刘伯承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战斗部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克服存在于部队中的大量困难。他本来选择第二野战军的第六十二军进藏，因为该部队就在西康地区毗邻西藏的雅安。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可以方便人员和物资的运输。³⁰但是六十二军隶属贺龙领导的十八兵团，³¹编入第二野战军还没有多长时间。因为这个原因，刘伯承担心如果他选择让六十二军进藏，贺龙也许会认为刘伯承是把别人都不愿意接手的、最困难的任务交给这些“外来户”。刘伯承不愿意这样做。下一支最有可能的部队是他自己的第十军。但是有一个问题，第十军的军长杜义德最近身体很差。于是刘伯承同第二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商量了一下，他们都同意最好是派一名叫张国华的年轻军长来代替杜义德。³²

张国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1929年刚满15岁就参加了游击队。两年后入党，并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46年11月，他成为豫皖苏地区司令员。豫皖苏地区在当时的各个战区中是最困难、最复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与其他战区隔绝的孤立的游击区，没有后方提

28. 引自吉柚权，1993a: 11-12。

29. “斯大林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1950年1月22日的谈话记录”，引自“冷战国际历史项目”，1995-96: 9。

30. 吉柚权，1993a: 8。

31. 那时的兵团是解放军中大于一个军而小于一个野战军的编制。

32. 吉柚权，1993a: 8。

供补给。在这个地区成为第二野战军的辖区时，张国华成为第十八军的军长，领导十八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国华具有丰富的在敌占区工作和开辟新区的经验，这些特点使刘伯承和邓小平感到他是取代杜义德领导第十军的最佳人选。

于是，刘伯承在1950年1月7日给张国华发去一封电报，命令他马上到重庆来。但是刘伯承一发完电报就开始担心，让张国华代替杜义德是否会影响第十军的战斗士气，而使张国华不能有效地领导队伍。最终，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不让一名新军长带领第十军进藏，而是让张国华在第二野战军所有的师中挑选三个最好的师去。但是张国华不愿意带领陌生的军官和战士去完成解放西藏这样艰苦的任务，他要求带领跟随自己多年的十八军去。他说既然刘、邓都预期不会有大的战斗，所以尽管十八军的战斗力没有第十军强，但是不要紧，而且十八军有着丰富的在新区工作的经验，这对解放西藏是很有利的。最后刘、邓同意了他的意见。³³

然而，派十八军进藏的决定与十八军普通官兵的期望有着很大的落差，实际上这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叛逃和混乱。在成都战役胜利之后（1949年12月27日），这支部队得到将会驻防泸州的承诺，而泸州是四川省南部一个富饶而风景秀丽的地区。所以当进军西藏的消息传开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快。吉柚权的《白雪》一书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白雪》是根据对一些士兵的采访和一些外界无法接触的原始档案写成的。该书曾短暂出版，但又很快被禁止发行。

全军官兵都〔因为要驻防泸州〕喜气洋洋。战士们都说：“我们十八军吃苦最多，〔第二〕野战军首长都知道，这次专门照顾我们了。”老战士都开始打算盘娶妻安家的事了。

据进藏时任十八军敌工部部长……的陈竞波先生说：“进入天府之国四川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川南。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我是秘书长。政治部多数部长都被任命为川南行署的厅局长，部分团政委到县则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时整个部队都有一种动极思静的思想，在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泸州地区安家是干部战士求之不得的事。〔之前〕行军途中，曾有过在贵州下

33. 吉柚权，1993a: 9-10。

地方的传闻，虽然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没有到过贵州，但都知道贵州是个贫瘠的地方。据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偏僻山区，甚至有的胡乱传说‘贵州山里人长尾巴’。从这样一个地方一下子上升到天府之国，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于是每个人都憧憬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景，在脑海中勾画出自己想象的蓝图。”整个十八军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之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艰苦的任务〔比如解放西藏〕会落到他们头上。

……

魏克先生回忆说：“我们〔十八军的〕52师带着胜利的欢乐从川西眉山的太和场向川南宜宾进发。部队虽半个多月没有走路了，但因为是凯旋回师，大家走起路来劲头特别足，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愉快，每个人都像是去迎接一个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望。部队1950年1月4日出发，7日到达了犍为县宿营，8日早上，大家像往日一样，吃罢早饭，正在整装待发，忽然传来一道命令：‘部队今天不出发了，停止待命！’开始大家以为是途中休息一天，谁知一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我们不去宜宾啦，另有新的任务。有的人说什么任务呀，这么紧急，等我们到了宜宾喘喘气不是一样交待吗？为什么还要半路停下来。大家不停地猜疑。一会儿就听说野司发来急电：让师的首长随张国华军长从泸州坐船赶往重庆，去接受新的任务。”……

进藏时任十八军52师师长吴忠将军……说：“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要军师两级首长去重庆接受任务，可见这任务非同一般，什么任务？到成都担任城市警卫吗？不像。我们刚离开成都，而且那里也用不了一个军；接管西康吗？也不像，听说这个任务已交给从西北南下的十八兵团了；有人拿着刚学过的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琢磨开了。社论讲了1950年的任务，第一条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很明显解放台湾、海南岛主要是三野、四野的任务，那么解放西藏呢？会不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呀？大家越分析越有理。有的机关干部沉不住气了，跑来问我：‘师长，能不能给我们透一点风呀？早点给我们吃定心丸算了。’”

十八军军师领导从重庆回来，进军西藏的任务一公开，十八军就乱了套，吴忠将军回忆说：“反应十分强烈，弯子实在转得太急。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干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

问题。过去连年征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望解决了，这一进西藏又全都顾不上了。不说别的，连通封家信都不容易。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但都是‘苦差事’。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过去进军大别山条件那样艰苦，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干部对下级做工作都不好做，原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吴晨将军说：“一六零团长……对他的部下打保票说，你们该找对象的可以找了，想结婚的也可以做准备了，这次我敢保证川南安家已安定了。想不到我们会在天府之国息养终身，这就是先苦后甜，这次如果要再走，你们就骂我是个混蛋。没有想到几天后十八军进军西藏的任务下达了，这个团长拍着脑袋说：‘我操他娘的，老子从此不作动员啦。’”

另据原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先生说：“从各部队汇报的情况来看，当听说我们军要进军西藏，许多人感到很突然，特别是那些在胜利形势下准备进城享乐，脑子里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同志抵触情绪较大。埋怨上级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我们，甚至说什么这下可从天府之国打入地狱了。有一些人开始闹情绪睡大觉，小病跑医院，要求下地方工作，一句话，怕进藏。”

部队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了，“病得卧床不起”的与日渐增，到了开饭时间没有人来吃饭。连长、指导员急了，下命令叫司务长搞好伙食，发挥司务长这个半个指导员的作用，伙食标准一下提高了。嫩白的豆腐、肥嘟嘟的猪肉一盆一盆地端出来，五菜一汤，看都没人看。牢骚话充满军营，连长喊不动排长，排长喊不动班长，班长喊不动士兵。有个连队的连长，为了做好思想工作，想杀猪改善伙食，从排里派四个公差来杀猪，从早上到下午公差硬是不来。连长把那个排长找来，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叫派几个公差，一天也派不来。”排长说：“我叫不动。”连长说：“当排长连个兵都叫不动，你还算什么排长，你这个排长干脆别给老子当了。”排长说：“我正不想干哩，你有本事你去叫来。”连长说：“叫就叫，叫来了你给老子坐三天禁闭，是派的哪几个？”排长告诉了他。他跑到排里，想把排长派的几个战士喊起床出公差。几个战士用被子蒙住脑袋，理都不理。连长急了，说“老子枪毙你们。”战士们一下翻身坐起来，齐声吼：“你枪毙谁？”连长一看这阵势，愣了，说：“好好好，你们睡你们睡。”他只好带着几个排长亲自杀猪给战士们吃，边杀边说：“反了反了。”有的战士把进藏称为“进葬”，

说老子打日本、打老蒋没丢命，这下要“进葬”了，要把这条命丢进西藏，这一下算是完了，有的人一提到这“进葬”就呜呜直哭。

接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一直是硬得嘣嘣响的十八军开始出现了让干部们不可思议的事。在打日本、坚持豫皖苏挺进大别山斗争那么艰苦、那么残酷都从未有过逃兵的部队开始有逃兵了，而且越来越多，严重的一个班就只剩下班长、副班长这一对空架子。各连连长慌了，指导员慌了，天天晚上不敢睡觉，轮流值班看着战士们。营长急了，团长急了，他们手中的兵一天天少了，下一步要打仗，没有兵拿什么打。时时都往连里打电话，天天晚上要连里上报当天的逃兵数……

逃兵的增多，十八军的头头们急了，张国华这个军长急了，他气得拍着桌子说：“这些兵真坏，这些兵怎么这么坏，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都给我抓回来！”

于是各部队行动了，组织了强有力的抓逃兵队伍，全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骨干力量组成，称为“抓兵队”，大部分逃兵被抓回来。被抓回来的逃兵，干部们对他们决不采用内部矛盾处理。首先脱去上衣，用棕绳五花大绑，受这种捆绑的人时间久了大都承受不了，哭爹叫娘，一个劲地求连长饶命。干部则挽着衣袖，提着皮带，高着嗓门，咬牙切齿，横眉瞪眼地怒吼：“老子看你还跑不跑？”说到愤怒的时候，皮带就噼噼叭叭地抽在逃兵那勒得青肿的手臂上、屁股上。这一道“弄”过了，接下来就是接受批评，接受教育，作自我检讨，写检查，写反省，之后就算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要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了。

不仅战士中有逃兵，干部中也有公开提出不进藏的了。如一表人才、文文静静、有知识、聪明能干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进驻贵阳时宣布为52师154团副政委，张国华准备重用、要提拔为政委的刘结挺，第一个向张国华、谭冠三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

张国华气得把下唇都咬出血了，一个劲地说：“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坏，他为什么会这么坏。”

谭冠三更是气得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口水四溅、破口大骂：“他不去？能由得了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捆，我也要把他捆到拉萨。他走不动？我把他捆在马尾巴上拖死，拖成碎片也要把他拖到拉萨。”

张国华、谭冠三强硬起来了。刘结挺……被谭冠三捆了回来。十八军进入大整顿。……

[1950年]1月27日至30日，十八军召开了由师以上党员干部24人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提出无论如何要坚决完成进军西藏这一神圣的历史重任，要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接着，十八军又在全军以师为单位召开“挺进祖国边疆西藏动员大会”，军领导分别参加各师的动员会。张国华参加52师于2月5日至10日……的进藏动员会。在张国华的心中，52师是他进军西藏的主力，这个师的思想工作不彻底做通，将会对他进军西藏带来很大的影响。于是，他不但参加这个师的动员会，而且亲自作了两个小时的动员工作。

……

2月9日，张国华又对52师全体官兵作了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他说：“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去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的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优越很多，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张国华的两次动员报告印发到全十八军贯彻传达。³⁴

34. 吉柚权，1993a: 18-25。

渐渐地，十八军的领导们重新控制住了队伍，鼓舞起进藏部队的士气。吉柚权在《白雪》中说：

十八军又沸腾了……这时，决心书、血书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长、营长、团长手中。连那些逃跑被抓回来的，也跑到领导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坚决要求去西藏，身体瘦弱的就更加坚决地要求进藏，……十八军“川南安家”的弯子终于转过来了。³⁵

中国的军事准备也包括西北局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最终却在昌都战役中立下大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整个1950年代，西北局处理西藏问题的观点和西南局的截然不同，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使得在整个1950年代里中国共产党驻防在西藏的组织麻烦频出，这一点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

■ 统战工作

1950年春季和夏季，在军事准备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也在尽力说服达赖喇嘛派代表去北京谈判。³⁶ 共产党派了一些来自已经占领的外藏藏族传统聚居区〔在西康和青海省，即康和安多（Amdo）〕的著名喇嘛和头人到拉萨去，试图向拉萨的官员保证不会损害西藏的宗教和寺院。

西南局的藏族干部平汪回忆说：

我们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我们组织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尽力去说服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我们派出像格达活佛（Geda Trulku）这样的宗教领袖去昌都同当时在昌都的拉鲁谈……。我也去见了邦达多杰（Panda Tobgye），要他说服他的兄长绕嘎（Raga）也去昌都设法影响拉鲁。³⁷

35. 吉柚权，1993a: 26。

36. “统战工作”指中国共产党在无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为党的事业和目标寻求扩大共识的政策，由共产党的统战部负责。

37.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38–39。

另外，西南局散发了一份有十条内容的文件，其中有几条描述了和平解放协议可能的内容和形式。这份由西南局起草的文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可以理解为“渐进主义”策略。这份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一)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
- (二) 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 (三) 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 (四) 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 (五) 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的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 (六)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 (七) 发展西藏的农牧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 (八)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 (九) 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 (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³⁸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把实用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前，包括两个主要的目标。毛泽东现时的目标是引诱达赖喇嘛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为了达到这一点，正如上面文件中指出的，可以允许西藏至少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里，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在很多方面和过去保持一致。根据这个文件，达赖喇嘛所领导的神权政体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但是仍将被允许继续像过去那样运转。类似地，共产党不会寻求强推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20-21。这一文件的内容在1950年5月27日得到中央的同意。

改革，例如，不会通过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结束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所有的改革只有在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此外，西藏还拥有信仰自由，寺院也将得到保护。以上这些就是毛泽东手中的“胡萝卜”。

毛泽东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一种能促成合作和友谊的方式将西藏并入。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长远目标就是争取让西藏人民成为新的多民族中国的忠诚公民。考虑到1950年西藏对待中国的态度和它的政治现实，策略的核心要集中在争取贵族和宗教精英上，特别是要争取达赖喇嘛。然而，争取这些精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远远不是开开会、读读宣传稿就能解决问题的，它要求解放军方面要有正确的行动，要渐进地、慢慢地发展西藏人同“新汉人”（藏语：嘉萨巴，*gyami sarpa*）的合作关系。解放军自称“新汉人”，因为他们宣称他们的到来是为了帮助西藏实行现代化，帮助西藏人发展，而不是来剥削和压迫西藏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西藏最终会在行政上同中国的其他地区合并，会经历社会主义改革，但不是马上。因此毛泽东要求在西藏的中共干部对改革不能太急切，在做工作的时候要慢一点、稳一点。虽然让封建的世俗和宗教精英继续掌握实权是有风险的，但是没有失去西藏的风险，只要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把西藏人争取过来的长远利益是如此之诱人，以致毛泽东愿意作出非常大的让步。这是精明的决策，牺牲了短期利益（允许神权政府和封建农奴庄园继续存在），但是赢得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西藏人民真心实意地接受作为中国一分子的事实，并且自己得出结论要实施改革）。

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说，“大棒”也还在那里。这个大棒就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民解放军。1950年夏天，十八军开始在高海拔地区加强训练。同时，西南局开始了大规模的筑路工程，从已经控制的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在康区〔西康〕）向西藏修筑公路，并且雇佣的是藏族人。如果胡萝卜政策失败了，就让这些藏族人用牦牛为进军部队运送给养。平汪当时负责组织康区的运输工作，据他回忆，当时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人人都很乐意从事这项工作，因为解放军付给他们大洋。”³⁹ 通过以上的努

39.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38。

力，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和他的精英们列出了两个选项：要么通过谈判和平地并入中国，要么通过战争被强行并入中国。



图 1：十八军为昌都战役做战前训练，1950年西康。照片来源：陈宗烈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a list or note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and includes several lines of characters, some of which are circled or underlined. The content is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the handwriting style.

附录二

1953 年噶厦改革西藏债务的法令

This edict from the Kashag was issued in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to the counties, the estates,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regarding analysis of the payments and the exemptions of grain loans take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ic estates.

TH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plan submitted previously by the Reform Conference (tib. Legjō Jitso), loans were among the various kinds of reforms that should be put into practice. As a result of the obligation to send both taxes and soldiers [as a corvée tax] and, on top of that, failures in both their crops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poor serfs (tib. miser) had to take loan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ic estates for their food and seed. They were [often] unable to repay the loans in autumn, which caused the interest to be added to interest for many years.

One debtor had to pay loans to many lenders, so the loans and the borrower became imbalanced, like the proverb "The sickle and mountain are imbalanced [a sickle is too small for cutting all the grass on a mountain]" (tib. risor gandzö). So even if they paid [the interes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pay the loan [the principal], and, therefore, they became extinct [ceased to exist as a household]. So the poor taxpayer households (tib. tremi) had a very hard tim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uring their entire lifetime.

Consequently, H.H. the Dalai Lama gave profound instructions that we should not let this continue and must implement a reform that gives relief to these poor people. So we don't have any choice but to adhere to these profound instructions and implement reform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had sent an edict regarding the easy way for repaying money loans in the nomads' area in the far western (Tö) and northern areas, where there are no arable

fields to be cultivated. For the remaining [areas] in Ü-Tsang, in the Water-Snake year we have also sent an edict (and printed copies of the edict) regarding making loans for sowing seeds, the rates of interest, and how to repay the loans taken before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n this we said that we would clarify these in the future, and according to that [we are doing so below]:

[Loans of] government grain were meant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miser and charged only 10 percent interest (tib. gamgye jusur). Also, for these, adding the unpaid interest to the principal (tib. gyela gyegya) and imposing penalties for delaying the payment were not allowed. However, recently it seems that some (officials such as those in charge of the grain salary [tib. druphög] in Ü-Tsang, and the 10 percent lease fee of the grain of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tib. soley jubög], and barley for religious offerings [tib. chöndru], and the treasury offices in the Potala and Jokang [tib. tsheshö chandzö], and the Shöl office) signed loan agreements with poor taxpayer miser that added interest on to the principal if the yearly interest due was not paid. Regarding this matter, all the loan agree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all the successive officials must be analyzed, and all of the interest tha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mus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the loans of the miser who are completely extinct [literally, have ceased to exist, but normally means have run away leaving their house and land] should not be imposed on either the new taxpayers who replaced them or their guarantors. All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n such loans] mus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As for the taxpayer borrowers whose economic condition is good and who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but in the past have petitioned and received exemptions written on their petitions, they will not be exempt from repaying the loans now. And as for the rich households who willingly took the ownership of the fields that used to belong to the extinct subjects [subjects who ran away (or died out)] and guaranteed to pay the loans owed by the extinct subjects and to do the tax work, they will not have any exemptions. They must repay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s.

As to the loans that were taken newly from the Iron-Tiger year [1950] of the sixteenth sixty-year cycle to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f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s have become extinct, the payment and exemptions must be done as specified below. Otherwise, if the borrower and guarantor are still alive, he or she must pay all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The borrowers from the middle class we hav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new loans taken after the Iron-Tiger year, all thos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1949] must be repaid and exempted as follows:

The best off of the middle-class (tib. dringrab) borrowers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tenth of the principal [10 percent].

The medium middle class (tib. dringbar'bring bar)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eighth [12.1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The lowest of the middle class (tib. dringtha)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fifth [20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For all, the remaining principal must be paid at the rate of 10 percent interest.

If the borrowers still exist but are really poor, half of the principal will be eliminated, and the remaining principal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as follows:

Those who owe from 10 to 1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tenth [10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in interest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100 to 2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twentieth [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in interest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200 to 4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fortieth [2.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400 to 6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fiftieth [2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600 to 8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eightieth [1.2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800 to 1,0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hundredth [1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For those who have more debt than that,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grain must submit a plan for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borrower's economic condition for repaying the loans.

In the future when you provide new loans, government grain is meant only for the miser under the government or aristocrats or monastic estates. Otherwise, it is strictly not allowed to lend government grain to government lay and monk officials and to the rich traders who want to take loans to make profit.

Furthermore, government grain must be lent to the taxpayer subjects evenly for both the food and seed they absolutely n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When collecting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they are absolutely not allowed to go against the original loan document and do the following things: When collecting a barley sample [of what is being paid], the people who measure the bags of grain (tib. bo), the house managers and the sweepers, may not measure it as rounded bo (tib. bokha tolen) [meaning the container must be filled just to the lip with grain, not heaped on top so that the payer is giving more than he owes]. And they cannot add a penalty for delaying the payment or add it to the principal, nor can they take food or money or eggs as gifts [bribes]. They are strictly not allowed to cause har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y means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s by us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etexts. The subjects who want to take loans from the government's grain must also be grateful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y the yearly 10 percent interest on the principal.

In order to keep giving offerings and have the funds for rituals increase, not decline, the sponsors of the Three Great Monasteries (Drepung, Sera, and Ganden) and other monasteries have donated trust funds for offerings and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 the monasteries. So we have informed the abbot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ree great monastic seats that they must be well concerned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ir subjects without causing harm to the offerings and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 the monastery.

We received a request from the monasteries saying that the private barley of the big labrang and the rich monk households should not be mixed in with the barley of the monastic common trust funds that are meant for the offerings and rituals. In the future, the Senior Monastic Council (tib. lachi) and the monastic officials must guarantee that such mixing [of private monk and monastery grain] will not happen again.

Concerning the funds given out by religious trust funds, the borrowers whos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good and who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and who also have taken the loans through legal procedures, and the rich people who have taken the ownership of lands that used to belong to extinct households, will not have any exemptions. They must pay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s.

As for the new loans [from religious trusts] taken since the Iron-Tiger year of the sixteenth sixty-year cycle [1950] and before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f a borrower has become extinct, his loan must be paid as listed below. For the remainder,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s who are alive must be repaid at the rate of 20 percent interest (tib. ngadru dro), because that barley goes for the offerings an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ituals.

As for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st of the middle class, it [the interest] should be completely exempted, but we found that their yearly interest deficits [owed interest not paid] (tib. gyeche) were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by changing the old agreement into a new one. Therefore, it is inconvenient for us to find out and separate the amounts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and the principal. And some people made a separate agreement for the interest deficit, so if we completely exempt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se people might suffer some loss.

Therefore, except for the loans taken since the Iron-Tiger year, th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mong the middle class as follows:

For example, if the principal was 100 khe and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100 khe, when the deficit interes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total became 200 khe.

For the be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tenth (10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principal and one-third (33 khe, 6 dre, and 4 phü from 100 khe) of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43 khe, 6 dre, and 4 phü. For the people whose deficit interest wa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fourth of the total amount (50 khe from 200 khe).

For the medium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eighth of the principal (12 khe and 10 dre from 100 khe) and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and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62 khe and 10 dre. For those whose interest deficit has already been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third (66 khe, 13 dre, and 2 phü from 200 khe).

For the wor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fifth of the principal (20 khe from 100 khe) and two-thirds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66 khe, 13 dre, and 2 phü from

100 khe). For those whose interest deficit i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half (100 khe from 200 khe).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both extinct, the loan will not be pursued, and both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the taxable field.

If the borrower still exists, but if he is really poor and doesn't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or if the borrower has died and only the guarantor exists and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deficit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ed and half of the principal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or those interest deficit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five-sixths (166 khe, 13 dre, and 2 phü) will be exempted. The remaining deficit will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Water-Snake year as follows:

The borrowers who owed from 10 khe to 100 khe must pay one-ten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100 khe to 200 khe must pay one-twen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200 to 400 khe, must pay one-for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400 to 600 khe must pay one-fif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600 to 800 khe must pay one-eigh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800 to 1,000 khe, must pay one-hundredth per year.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owed more than that,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interest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previous loan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lawful agreement between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will not be changed, and they can be paid and received as before.

For the taxpayer's fields that the lenders forcefully took away in lieu of the loan, regardless of there being a written agreement, exemptions must be mad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principal according to hi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remainder must be paid through payment arrangements, and all of the taxpayer's lands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owner from the harvest of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As for the fields that were handed over to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 as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changed payment arrangements for the loan. For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are left, the lenders must reduce them as much as they can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borrow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their own choice whether they want to take back the lands and make a yearly payment arrangement to the lenders.

In the future, if the borrowers agree to hand over fields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o repay their loans, they are allowed to do that. And it should be the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payment arrangement [i.e., must not un-

dervalue the land]. Otherwise, the lend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away the taxpayer's lands by force or take it away for good. So when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ake loans to all the subject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Water-Snake year edict and the printed copies sent to the counties and the estates.

When the big and the small labrang, the monk's households in the monasteries, aristocra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rich monks and laymen made loans, some of the borrowers who were the taxpayer subjects had quite a good living condition, and they took loans for doing business. For this type of loan and the new loans from the Iron-Tiger year [1950] to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extinct, the payment and the exemptions must be done as listed below. Otherwise, the loans owed by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 who still exist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14 percent interest (tib. *düngye dro*).

As for the loans taken not for trading but for paying taxes, corvée soldiers, food, and seed, if the borrower's economic condition is good, the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1949]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mutually agreed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th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th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several conditions], for example, if the principal was 100 khe and the interest owed was 100 khe and if the interest owed had been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We classified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among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For the be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eighth (12 khe and 10 dr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principal and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third (66 khe, 13 dre, and 2 phü)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medium middle-income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fifth (2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principal, and two-thirds (66 khe, 13 dre, and 2 phü)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86 khe, 13 dre, and 2 phü. For the interest deficit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wor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fourth (25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principal will be exempted, and four-fifths (80 khe from 100 khe)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deficit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wo-thirds (133 khe, 6 dre, and 4 phü) will be exempted.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both extinct, the loan will not be pursued. For those who have the taxpayer's land,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ed.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are really are poor and don't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or if the borrower has died and only the guarantor is lef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deficit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 and four-fifths of the principal (8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n they have to pay one-twentieth of the interest and principal together. The remainder is exempt (190 khe from 200 khe). Except for the above exemptions, the remaining interest deficit must

be paid through yearly payment arran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Water-Snake year as follows:

- The borrowers who owed from 10 to 100 khe must pay one-tenth.
- Those who owed from 100 khe to 200 khe must pay one-twentieth.
- Those who owed from 200 khe to 400 khe must pay one-fortieth.
- Those who owed from 400 to 600 khe must pay one-fiftieth.
- Those who owed from 600 khe to 800 khe must pay one-eightieth.
- Those who owed from 800 khe to 1,000 khe must pay one-hundredth.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owed more than that, the lenders and the loan takers must make interest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previous loan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lawful agreement between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will not be reformed, and it [the loan] can be paid and received as before.

For the taxpayers whose lands were taken forcefully by lenders for loan payments, regardless of any written agreements to this, exemptions must be mad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principal according to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remaining loan must be paid through payment arrangement, and all of the taxpayers' lands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owners from the harvest of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As for the land that was handed over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 as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owed,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further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the loan. For the remaining years, the lenders must reduce the number of years as much as they can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borrow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their own choice whether they want to take back the lands and make a yearly payment to the lenders.

In the future, if the borrowers agree to hand over the land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o repay their loans, they are allowed to do that, and it should be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owed. Otherwise, it is not allowed for the lenders to take away the taxpayer's land by force or take it away for good. So when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ake loans to all subject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Water-Snake year edict and the printed copies sent to the counties and the estates.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ust adhere to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and make the exemptions on loans to one's own subjects. Furthermore, they must lend them new loans and voluntarily make more exemptions on paying the loans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borrowers.

They must try their best to show concern and benefit for their livelihood, and are definitely not allowed to neglect the suffering of the poor and uneducated subjects who are unable to make accusations regarding their problems that would cause

them to become extinct. The lead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ust make the right choice between taking and discarding.

If some leaders think about the happiness of the poor subjects and one's own present and future benefit and therefore make more exemptions than what we mentioned above, nothing is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s than this kind of good de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will rejoice in it. All people must keep in mind the points of the edict, and this edict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catalog of the records in the county. On the date and month of the Water-Snake year [date and month not given].*

* From the original woodblock printed book, housed at the Library for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索引

词目以汉语拼音排序。

A

- 阿乐群则, 170, 175, 261, 315–16, 481–83, 538
- 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21, 379
- 阿沛
- 班禅喇嘛, 285–88, 291–92, 386, 389–92, 425
 - 北京谈判, 86–88, 94–98, 303–6
 - 昌都, 47–48, 83–85
 - 达赖喇嘛, 478–89, 482, 489, 496, 529–30
 - 返回西藏, 158, 172–74, 205
 - 改革, 188–89, 192–95, 499, 501, 545–47
 - 粮食采购, 223, 247–53, 408
 - 民众大会讨论协议, 218–21, 224–25
 - 签订《十七条协议》, 105–9
 - 实施协议, 300, 310–12, 421–22, 453–56, 462, 518
 - 司曹–人民会议事件, 339–40, 343, 353, 358, 362–63, 383
 - 西藏人对协议的反应, 110, 153–55, 185, 544
 - 中国人, 211, 215, 217–18, 533–35, 405–6
- 艾奇逊 (Dean Acheson)
- 对藏政策, 147, 159–60, 225, 228–29, 232

美国派团出使拉萨, 117

《十七条协议》, 124–25

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463

B

- 巴杰帕伊 (G. S. Bajpai), 71, 74n23, 92, 134, 237
- 白云峰, 293
- 班禅喇嘛, 133, 151n39, 517–18, 523, 530
- 返回西藏, 158, 211, 252, 263, 265–89, 385–95
 - 赴京, 477, 485–89, 492–93, 495–96, 499
 - 毛泽东, 501–2, 505, 507, 514
 - 美国, 380–81, 475
 - 《十七条协议》, 103–4, 304
 -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6–97, 423, 425–27, 429–30, 434, 542–43
 - 西藏工作会议, 434–36, 450, 456
 - 与达赖喇嘛, 203, 290, 294, 314
 - 与共产党, 25, 224n54
 - “板门店会议”, 435–36, 486
 - 又见西藏工作会议
- 北线 (青藏公路), 245, 415, 420, 486
- 又见青藏公路
- 毕苏, 457
- 伯克 (James Burke), 113

薄一波，435

不丹，21，114，162，281，467

C

差役，8-9，336，408，458，502，528

马役税，393

人役税，393

又见乌拉

昌都解放委员会，287，430，499，530

昌都战役

阿沛，47，84，211

昌都，39n1，44

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207n5

昌都谈判，81，84-88，95，96-97

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55

骑兵，35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0-91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59，77，81，89，91

战前准备，38，41-42，47

战役，46-47，110-11，118

中印关系，67，72-73

中藏在印度的谈判，48-49

长寿法会，482-83，538

朝鲜战争，54，107，113，329，435

陈竞波，30，294

陈毅，504

成都，30-31，523-24，526-27

赤江仁波切，3，50，141，198，380，
400，477

赤门大宅，170，243

重庆，30-31，216，269-73，278，286，
290，523

川藏公路（南线），245，420

又见南线

春都，民众大会，7-8

又见民众大会

D

大汉族主义，179，308，518

达赖喇嘛

民众大会，春都，8

十三世达赖喇嘛，见十三世达赖喇嘛

十四世达赖喇嘛，见十四世达赖喇嘛
统治，2-7

印章，6n11

与班禅喇嘛的矛盾，266-67

转世制度，1-3，23n11

庄园制度，9

达亚尔（H. Dayal），131，143，145，161，
163

大洋学校，401

又见色新学校

大藏区，473

大札仁波切，摄政

辞职，53，193

热振-大札之争，193，199，314-15

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199-204，234

当采仁波切

离开青海，54-55

前往美国，123-24，130

热振事件，199

与嘉乐顿珠在美国，225-28，232，
237-41，369-72，380-81

与美国人，128-30，133-34，138，147-
49，158-63

邓小平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京，477，488

进军西藏，26，29-3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0，435-36

西藏工作，179-80

杜特（S. Dutt），161-64

杜义德，29-30

E

恩珠（仓）·贡布（扎西），175

F

范明

班禅喇嘛返藏，283-86，289，388-91

班禅喇嘛赴京，485，488，496，507-12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关系，393-95

前后藏，279-82

前往拉萨, 158, 241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0-94, 422-50
 新西藏工委, 295-98
 与班禅喇嘛, 271, 276-78
 与达赖喇嘛, 520, 530, 533, 535, 542-43, 546
 与西藏政府, 300-2, 352, 369, 378, 383
 战前准备, 26
 分治
 历史, 267
 毛泽东及中央的观点, 385, 426-33, 443
 西南局的观点, 281
 又见前后藏
 妇女联谊会, 403-7

G

改革大会, 432n11, 455-56, 458-61, 546
 改革局, 432n11, 456, 460-62
 干部学校, 307-10, 330, 402, 404-5, 518
 高岗, 435-36
 又见西藏工作会议
 格达活佛, 35
 格鲁派, 1, 8, 16
 格西, 194, 223
 功德林札萨, 457, 477-79, 501
 广东省, 257-58, 411
 规模寺院制, 13, 15, 16
 又见寺院制度
 贵族, 2-7, 9-13, 49
 毛泽东的策略, 37
 内地参观学习, 412
 尧西家族, 199-200
 人民会议, 318-19, 321, 322n19, 326, 328
 言行标准, 171-72, 206-8
 英国的影响, 21, 233
 与共产党合作, 243, 247-53, 261-62, 408
 债务改革, 458-61

又见政府
 国家民委, 400, 486, 488-89
 国民党
 班禅喇嘛, 268-71
 嘉乐顿珠, 40, 233-34, 237, 467-68
 美国对藏政策, 117, 164
 热振阴谋, 201, 314
 西藏向联合国的第一次申诉, 79
 现代学校, 307n12, 400
 朱绶光, 40
 国旗
 西藏, 雪山狮子旗, 军旗, 300-1, 473, 512, 513n27
 中国, 181, 213-4, 300, 302

H

哈雷 (Heinrich Harrer)
 达赖喇嘛, 196
 美国, 113-14, 225, 227, 229, 241
 逃跑方案, 162
 韩德逊 (Loy Henderson)
 达赖喇嘛流亡, 147, 159, 227, 229-31, 373
 哈雷, 113-14
 美国对藏政策, 93, 117-20, 122-24, 126
 西藏商务代表团, 43, 48, 117
 西藏向联合国的申诉, 94
 贺龙, 26-27, 29, 179
 护法神拉姆, 班丹拉姆, 52, 144
 街头歌谣, 168n3
 黄正清 (阿巴·阿洛), 271, 276n35
 火蛇年法令, 393

J

吉堆巴学校, 400
 计晋美
 达赖-班禅不和, 358, 389, 424, 449, 431-32, 501
 范明, 286n62, 294, 427, 449
 毛泽东, 508, 510, 518

与共产党, 269-70, 272-74, 276-78, 284
 与国民党, 270
 机密附件, 秘密附件, 101, 103, 106-7, 151, 287, 300
 又见《十七条协议》
 嘉乐顿珠
 共产党, 40, 311-12n29, 343, 372-81
 流亡抵抗组织, 463-70, 473, 548
 美国, 232, 237-38, 241
 热振, 201-3
 印度, 163n76
 在中国, 233-36
 “家中之政府”, 19n1
 渐进主义政策(策略), 36, 40n5, 103, 178, 182
 达赖-班禅不和, 385, 429
 达赖喇嘛, 164, 491, 519n38, 529
 结论, 542-43, 547-48
 司曹, 217, 348, 368, 373, 383-84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81, 294, 303, 308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498
 又见毛泽东
 坚堪孜松, 470-73, 475-76, 513, 539, 548
 蒋介石
 班禅喇嘛, 269-70
 共产党, 21, 26, 32, 34, 82, 410
 嘉乐顿珠, 234, 268, 463, 467
 美国, 126, 164
 西藏政府, 1, 168, 314
 江乐金, 189, 253, 311, 408n17, 421
 江孜水灾, 471-74, 494
 江孜英文学校, 48, 404
 阶级斗争, 179-80, 299, 542
 结论, 541-49
 街头歌谣, 168, 186, 329
 通胀, 254
 为中国人服务, 262
 西藏政府, 168

中国人的粮食生产, 256
 进口、转运物资, 257-58
 金瓶掣签, 269-70
 警卫团
 改革, 101, 500, 536
 制服、歌曲, 213, 214n22, 537
 军政委员会, 25n18, 299n1, 545-46
 班禅喇嘛, 范明, 426-28, 430-31, 433, 441-43
 达赖喇嘛, 466, 491, 495, 498-99, 527
 柳霞, 409-10
 民众大会讨论协议, 141, 172, 184, 189, 219-23
 人民会议, 312, 318, 368, 384
 《十七条协议》, 19, 102-4
 西北局, 26n22, 386
 西南局, 26n21, 179n32, 293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530
 执行协议, 299, 303-7, 345-47, 351, 353, 399
 又见结论

K

卡斯特罗 (Hector D. Castro), 61, 74-76
 凯墨札萨(索南旺堆), 53
 班禅喇嘛, 285, 287, 304-5
 北京谈判, 88, 95-96, 108
 返回亚东, 146, 150, 153-54
 民众大会, 219, 224,
 与共产党合作, 212-14, 311
 堪厅, 朗玛岗, 265n2
 达赖-班禅不和, 287-88, 389-91, 424, 435, 442
 范明, 276, 296, 542
 共产党, 273, 280
 江孜水灾, 471
 内地参观团, 409, 427, 430, 487-88, 499-501
 西藏政府, 268-69
 库库拉 (Coooola), 226, 229, 232n75, 382, 463-64

L

- 拉鲁 (次旺多吉)
 昌都, 35, 47n32, 83n4, 85, 97
 粮食危机, 247, 251
 民众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 218, 220-21, 224
 热振事件, 200, 203-4, 314
 人民会议, 325n27, 332-33, 339
 实施协议, 244n3
 司曹事件, 183, 186-88, 331, 362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1
 亚东辩论, 110
- 拉萨发电站, 518
- 拉萨联队 (足球队), 191, 404-5
- 兰州, 25, 109, 271, 276, 279, 284
- 朗顿, 7, 224, 408
- 朗玛岗, 见堪厅
- 朗色林派, 327, 334, 469, 536, 539, 548
- 朗生, 11-12
- 朗子辖 (拉萨), 325n27, 342, 344
- 乐于泓
 开办小学, 311-12
 粮食危机, 249, 252n28
 实施协议, 172-74, 211, 220-23, 306
 司曹事件, 36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2-94
 张经武和达赖喇嘛首次会面, 150, 153
 张经武进入拉萨, 169
 中藏联合庆祝国庆, 213-14
- 李井泉, 523-26, 535, 548
- 李觉, 259, 289, 296, 352, 360
- 李维汉
 北京谈判, 286-87, 303-6
 达赖-班禅不和, 275, 279, 281, 284
 达赖喇嘛, 178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86, 489, 496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524-25
 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 联合国, 115, 117-18, 475
 朝鲜战争, 113-14
- 关于西藏申诉的辩论, 74-79
- 美国鼓励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120-21, 123-27, 130, 135, 148, 164
- 蒙古加入联合国, 115
- 西藏向联合国的第二次申诉, 87-94, 103n43
- 西藏向联合国第一次申诉, 52-53, 55, 57, 59-65, 71, 73, 81
- 中国加入联合国, 66-67, 69
- 粮食采购局, 408
- 粮食危机, 211, 222, 241
 粮食采购, 222-23, 408, 251-53, 257-60
 粮食短缺, 248-50, 251-52
 粮食生产, 246-47, 255-56
- 司曹, 207, 247-48, 250, 331
- 通货膨胀, 254-55
- 修筑公路, 246
- 林仓仁波切, 3, 50, 141, 194, 477, 496
- 林恩 (R. H. Linn), 160-61, 229, 231
- 刘格平, 488, 502, 504, 512
- 柳霞
 达赖-班禅不和, 389
 粮食危机, 250
 美国, 120-22, 128
 内地参观团, 409-11, 430
 西藏外事处, 413-15
 羊毛贸易, 262
 张经武和达赖喇嘛首次会面, 212, 224
- 鲁康娃, 170-71, 183, 192-93, 251
- 撤职, 348, 350-51, 357, 360-62, 364
- 对抗中国人, 173, 185-88, 205-8, 210, 250
- 国旗争议, 214, 218, 301-2
- 人民会议, 325-26, 329-30, 332, 339, 345
- 《十七条协议》, 154, 172
- 又见司曹
- 泸州, 30-31
- 罗家镐, 259, 431
- 洛桑坚赞, 堪穷, 327, 469, 470, 476, 548

洛桑三旦, 138-39, 197, 203, 341
达赖喇嘛赴京, 498, 504
嘉乐顿珠, 231, 233, 371, 375-80, 383

M

马步芳, 270
“麦克马洪线”, 69
毛泽东
班禅喇嘛, 271-72, 274-80, 282, 284-86
达赖-班禅不和, 385, 387, 429, 450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 533-35, 539
达赖喇嘛赴京, 479, 486, 488-89, 529
达赖喇嘛在北京, 491-92, 495-501, 503-5, 517-21
渐进主义, 36-38, 40n5, 163-64
范明, 294, 297-98, 369
军政委员会, 305
实施, 177-82, 384, 399-400, 409
司曹, 303, 348-51, 353-54, 356-59, 364
藏文学校, 308
又见渐进主义政策
粮食生产, 246, 249-50
人民会议, 329, 343, 368
《十七条协议》, 98, 103, 106-8, 151-52, 237
西藏工委的合并, 289
西藏工作会议, 433-36, 448
修筑公路, 415, 420
印度谈判, 39-42, 46-47, 55
与班禅喇嘛谈话, 507-11
与达赖喇嘛谈话, 512-13, 517
又见结论
美国
达赖喇嘛流亡, 147-49, 158-64, 225-32
对藏政策, 93-94, 103n43, 113-14, 116-36
嘉乐顿珠与当采在美国, 236-41, 369-74, 377-78, 380-83

西藏对美国提议的反应, 140, 144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463-67, 473
西藏商务代表团, 48n36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60-62, 64, 71, 78-79, 90
夏格巴, 43-44
与西藏羊毛贸易, 262-63, 338n64
蒙藏委员会, 270
缅甸, 55, 114
民众大会, 春都, 7-9, 16, 313n1
北京谈判, 46, 49-52, 86
达赖喇嘛赴京, 477-78
改革, 455-57
联合国申诉, 60-61, 90
《十七条协议》, 218-21, 307, 455-57
西藏自治区, 498-99
亚东辩论, 94, 137-38, 141, 143
印度谈判, 46, 49-52, 60-61
莫里克 (B. N. Mullik), 164n76, 468, 470, 474
慕生忠, 282, 289, 295-97, 434n15, 437

N

南线 (川藏公路), 245, 415, 420, 485
又见川藏公路
尼赫鲁 (J. Nehru)
美国对藏政策, 144, 163n76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236, 379, 464, 468
江孜水灾, 471, 474
又见嘉乐顿珠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135
中藏谈判, 42-43, 47, 68, 103n43
农奴, 9-15
又见人身契约金, 庄园制度

P

帕拉, 卓尼钦莫, 50, 138, 142
达赖-班禅不和, 391-92, 486-87
反抗中国人, 380, 382-83, 539, 548
人民会议, 176, 481

- 潘尼迦 (K. M. Panikkar), 71-72, 91, 163
- 培根 (Ruth Bacon), 114, 117, 164
- 彭德怀
 班禅喇嘛, 271, 274-75, 277
 朝鲜战争, 114, 293n77
 当采仁波切, 54
 军事准备, 25-28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2-93, 297, 436
- 碰头礼, 389n13, 391
- 平措汪杰, 平汪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86, 488-89, 491-92, 496, 502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在北京, 520, 527
 工委合并, 295-97
 国旗, 512-13
 合作, 222, 243, 310, 404, 406, 408
 军政委员会, 303, 305
 李井泉, 523, 525n5
 人民会议, 339, 358
 十八军进藏, 109, 205, 209n11
 《十七条协议》, 101
 司曹, 206
 统战工作, 35, 37, 83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81, 288, 293, 300, 429
 西藏工作会议, 436
- 平措扎西, 达拉·平措扎西
 北京谈判, 95, 98n38
 改革, 191, 311, 456
 嘉乐顿珠, 233, 234n85, 235-36
 美国, 226n61, 382
 热振事件, 201, 202n82
 司曹事件, 383
- Q**
- 骑兵 (西北局), 35, 47, 109, 158, 280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90-92
- 前后藏
 北京的观点, 毛泽东, 281, 385
 范明, 277, 279, 281, 290
 历史, 267
- 西藏工作会议, 435
 又见分治
- 签证
 英国, 41, 59, 68, 92
 美国, 94, 120, 123-25
- 墙报, 海报, 324, 325n27, 329
- 青藏公路 (北线), 420, 517, 533
- 确吉坚赞, 见班禅喇嘛
- 群培土登, 90, 94, 140-42, 456
- R**
- 人民代表大会
 达赖喇嘛, 477-79, 481, 483, 547
 第一次会议, 492-93, 495-97
 接待安排, 487-88, 492, 502, 533, 535
- 人民会议/议会
 成立, 313, 316, 320-25
 达赖喇嘛欢迎仪式, 176-77
 对抗中国人, 328-34, 373-74
 复活, 481-83, 548
 请愿, 334, 338-39
 取缔, 341-45, 364-68
 司曹, 325-26, 349-51, 354-60, 545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538
 学校, 312, 399
 影响, 383-84, 546
 又见伪人民会议
- 人身契约金, 米波, 10, 502
- 日喀则分工委, 426-28, 430-32, 433, 456-57, 488
- S**
- 萨尔瓦多, 61-62, 73-79
- 色拉杰 (色拉寺杰札仓), 314-15
- 色新学校, 拉萨小学, 311, 399-402
- 僧兵, 48, 208, 401, 504
- 僧官, 2-4
 又见寺院制度, 西藏政府
- 十八军
 达赖-班禅不和, 279-81

- 发起进攻, 46, 83
- 进驻拉萨, 205, 209, 238n97, 241
- 粮食危机, 246-49, 254
- 前往拉萨, 109, 158, 223, 225
- 修筑公路, 245-46, 415
- 与西北局不和, 289-92, 296, 301, 423-25, 445, 449
- 战前准备, 28-35, 37-38
- 十点文件, 97-98
- 《十七条协议》, 98-106
- 班禅喇嘛, 270n21, 287-88, 290, 385, 393
- 范明, 425, 429-30
- 合作与改革, 406, 409, 413, 421, 453
- 机密附件, 秘密附件, 103
- 又见机密附件
- 军政委员会, 306-7, 498-500
- 粮食采购局, 248, 252, 258
- 美国的反应, 122-23, 126-28, 226, 262
- 民众大会讨论, 205-7, 211, 215-19
- 签订, 接受, 98, 104-5, 299
- 人民会议, 313, 316-17, 333-35, 338, 365-68, 538
- 司曹, 172-74, 184-85, 351
- 西藏的反应, 106-8, 138, 140, 143, 156
- 张经武, 151-54
- 准备执行, 177, 179, 182, 192, 210
- 又见结论
- 十三世达赖喇嘛
- 与班禅喇嘛的矛盾, 266-69, 269n13
- 政治宣言, 临终遗言, 313-16
- 十四世达赖喇嘛
- 阿沛, 192-93, 421-22, 454-56
- 班禅喇嘛, 275-77, 279-81, 283-89, 294, 485-89
- 班禅喇嘛返回西藏, 212, 385-95
- 撤消司曹, 341-42, 344-45, 348-52, 357, 359-69
- 赴京, 477-89, 491-521, 523-39
- 共产党内部矛盾, 423-25, 427, 429, 433-36, 450
- 又见范明
- 哈雷, 113-14, 369-83
- 合作, 213, 311, 405-6, 458-59
- 家族, 199-203, 369-83, 463-64, 466-68, 472-76
- 结束流亡, 94, 108-9, 137-46, 155-56, 158-64
- 军政委员会, 222-23, 303-7
- 流亡亚东, 19n1, 81-82, 86, 88
- 毛泽东, 21, 23-25, 55, 178-82
- 美国鼓励达赖喇嘛流亡, 118-20, 122-36, 147-49, 225-32, 236-41
- 《十七条协议》, 19, 98n38, 100, 103-7
- 司曹, 183-84, 186
- 向联合国申诉, 90
- 张经武, 149-54, 167, 174, 199, 215
- 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 217, 219, 221, 224
- 执政、能力、个性, 50-53, 194-99, 204
- 中印通商及交通协定, 470
- 中藏谈判, 35-40, 95-98
- 又见结论
- 司曹, 司伦, 6-7, 19
- 北京谈判, 86-88, 98, 154-55
- 撤职, 341, 343-68
- 对抗中国人, 170-75, 185-89, 204-15, 217, 383-84
- 嘉乐顿珠, 373, 380
- 军政委员会, 306-7
- 粮食危机, 247-48, 250-51
- 人民会议, 317-18, 320, 325-32, 338, 340
- 申健, 42, 72
-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96, 300, 302-3
- 亚东辩论, 137-38, 141
- 与噶厦, 183-84, 221, 223, 368
- 张经武欢迎仪式, 169-70
- 四水六岗(曲细岗珠), 175
- 寺院制度, 13-16
- 又见规模寺院制
- 俗官, 见政府
- 索穷噶厦, 251-53

T

塔尔寺, 54, 123, 268-73, 278, 283-84

谭冠三, 404-5, 423

军队合并, 280, 289, 296-98

十八军进藏, 33

司曹事件, 352, 360

修筑公路, 415

藏文学校, 308-9

《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歌曲),
213-14

通货膨胀, 又见粮食危机

同性性行为, 15n25

统战工作, 35-38, 525, 533-34

土登贡培, 贡培, 189, 192, 408n17

W

王其梅

昌都, 83-85, 88, 109

十八军先遣支队, 158, 172, 205, 216,
228

司曹, 172, 207-10, 352, 360

西藏工作会议, 434, 437, 448-49

与西北军合并, 289, 296

住房需求, 243

伪人民会议, 329-30, 342, 483

又见人民会议

乌拉, 9, 180, 393

改革, 432, 454, 458-59, 528

修筑公路, 416, 419

乌兰巴托, 313, 498

乌兰夫, 498

X

西北局

班禅喇嘛, 273, 275-77, 386, 388, 427

当采仁波切, 54-55

第一野战军, 158, 241, 271, 291, 297

进驻拉萨, 81, 158, 241, 249n17

军事准备, 25-29, 46, 54

粮食运输, 26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300, 308

达赖-班禅不和, 265, 283, 395,
423-44, 486-88

工委合并, 295-97

军队合并, 35, 109, 289-97, 290

前后藏分治, 279-82, 427

西藏工作会议, 434-37, 447

喜德林(寺), 2, 323

《西姆拉条约》(*Simla Convention*), 42-43,
63, 67

西南局, 25n18, 105

达赖-班禅不和, 428-29, 432, 486,
488

粮食生产, 246

毛泽东, 348-49, 384

前后藏分治, 279-81, 284

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与西北局部队合并, 289-90

与西北局不和, 35, 265, 290-95, 297-
98, 422-26

藏军改编, 300-1

战前准备, 26-29, 36-37, 46, 179, 181

西藏福利协会, 472-73

西藏赴内地参观团, 409-13

西藏工委, 244, 543, 545, 547

班禅喇嘛, 394-95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77, 479,
488, 500-501

工委合并, 289, 295-97

江孜水灾, 471

军政委员会, 303

粮食运输, 260

毛泽东, 384, 533

内部矛盾, 301, 308, 423-24, 426-30,
432-34

人民会议, 333, 339, 365

司曹事件, 341, 343, 345-46, 348-53,
356-60

西北局工委, 280, 282

西南局工委, 281

西藏工作会议, 434, 436-49

执行协议, 310-11, 399-400, 409,
456-58, 518-19

- 西藏工作会议, 434-51
 又见高岗
- 西藏军区
 成立, 222, 299, 431
 解放军部队合并, 290
 藏军, 208, 300, 303, 342, 344, 545
- 西藏平民, 2, 9, 175-76, 313
- 西藏商人协会, 145
- 西藏商务代表团, 60, 117
- 西藏外交局(西藏政府), 22-23, 39, 120-22, 262, 413-14, 430
- 西藏外事处(中藏联合办公), 413-15, 469
- 西藏自治
 美国, 124, 229-30
 西藏向联合国的申诉, 91
 宗主权, 63, 69-70
- 西藏自治区, 495, 497-99
 筹各委员会, 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分治争议, 426, 428, 431, 433, 487
-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达赖喇嘛的讲话, 531-32
 军政委员会, 527, 530
 毛泽东与班禅喇嘛的对话, 510
 人民会议复活, 538, 548
 西藏自治区, 498-99
 组建, 499-501, 517-18, 547
- 西藏政府, 2-7
- 夏格巴(Shakabpa)
 流亡抵抗组织, 463-64, 468-70, 472-73, 513-14
 向联合国申诉, 53, 55, 57, 60-61, 87, 90
 亚东辩论, 138, 142, 156
 印度谈判, 39-53
 与达赖喇嘛的兄弟, 225, 236, 377-80
 与美国接触, 122-23, 125-28, 130-33, 147-49, 160-61
- 下密院, 322, 326
- 香港, 40-42, 59, 68, 108-9, 214, 236
- 谢林(次旺朗杰), 203n85, 251, 403-5
- 辛哈(N. C. Sinham), 57, 88, 185, 197, 379
- 辛亥革命, 20, 438
- 修筑公路, 415-21
- 徐淡庐, 294, 343, 523-26
- Y**
- 亚东
 达赖喇嘛流亡, 19, 81-82, 86, 88
 无线电基站, 44n24
 亚东辩论, 94-95, 111, 137-39, 143-45
 印度政府驻藏代表, 70
 张经武, 107-9, 149-50, 152
 中藏谈判, 96-98
- 牙含章, 281-82, 289-90, 296-97, 386
 班禅喇嘛, 394, 426
 北京的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437, 448
- 杨岗, 406
- 杨公素, 413
- 羊毛出口, 145, 257, 262-63, 337-38
- 译仓, 4, 8, 142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晤仪式, 391
 达赖喇嘛赴京, 477, 479
 改革局, 456
 亚东辩论, 138, 140
- 印度
 十四世达赖喇嘛, 81, 103
 西藏, 21-22, 66-73, 141-45, 164n76, 307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375-81, 463-68, 468, 471-76, 539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39, 53-55, 57n1, 65-66, 71-79, 90-95
 西藏羊毛贸易, 262-63
 张经武, 108, 145
 中国转运物资, 255, 257-59, 261
 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 468-71
 中藏谈判, 41-48
- 印章, 6, 8, 105, 367n51, 513-14

- 英国外交部, 62-65, 77-78, 135, 161
游击战, 24, 48, 107, 110, 133, 167, 232
字妥, 156, 229-32, 237-38, 243, 373
“远行之政府”, 19n1
袁忠贤, 44-52, 72, 95, 284
- Z**
- 藏币, 藏钞, 213, 254n32, 541, 547
《十七条协议》, 103-4
停止使用藏币, 500, 536-37
藏军, 24, 49n38, 81-82, 241, 243n2
班禅喇嘛, 386, 423, 425-28
昌都, 46-47
改革, 172, 299-303, 500, 518, 535-37
搁置藏军改革, 345-47, 351-53, 384, 399, 410
旗帜, 制服, 军歌, 213-14
热振事件, 314-15
人民会议, 316, 318, 320, 322-23, 330, 337-39
骚扰解放军, 208-9
《十七条协议》, 101, 103, 107, 111
司曹事件, 341-42
藏英战争, 393
张国华, 209, 222, 243, 255, 374
达赖-班禅之争, 279-80, 389, 395, 429, 434
毛泽东, 512, 516, 528
色新学校, 400
十八军进藏, 28-31, 33-34, 158, 179, 241
司曹-人民会议事件, 185, 250, 352, 339, 360-61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89-90, 293-98, 300-1, 423-26
西藏工作会议, 437, 448-50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499
修筑公路, 246, 415
张经武, 260, 374, 387, 389, 415
达赖喇嘛, 107-9, 145-46, 149-60, 174-75, 197-99
达赖喇嘛赴京, 477-81, 485, 488, 492, 507-13
到达拉萨, 167-74
庆祝国庆, 213, 216-17
人民会议, 175, 330, 334-40, 366
《十七条协议》, 221-25
实施协议, 301, 308, 518
司曹事件, 185, 341-45, 349-53, 356-57, 359-64
统战工作, 178, 180, 188n46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3-98, 395, 423, 426, 429, 431
向达赖喇嘛转交中央的礼物, 211, 215
张荫棠, 185, 266
中国国庆庆祝活动
1951年庆典, 211, 213, 215, 217, 221
1952年庆典, 409, 495
中国内战, 23, 114, 235-36, 269, 315
中国入侵西藏, 见昌都战役
中国诊所,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211, 214-15, 495n4, 535
中间阶层, 318-20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 282, 297, 500
中央情报局, 120n9, 129, 229, 238, 371, 380
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 468-71
仲札团, 24
周恩来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抵京, 489, 491, 504
李井泉, 526-27
西藏谈判代表团, 150
朱丹, 234
朱德
班禅喇嘛, 274-75
嘉乐顿珠, 40n5
迎接达赖喇嘛、班禅喇嘛, 489, 491-92, 504
中藏协议, 82, 150

朱绶光，40，234

庄园制度，2，9-12，16，23，190，541

 渐进主义政策，37，141，324，453，
 542-43

 改革，456-58，460-61，502

卓木，见亚东

卓尼钦莫，大卓尼，3，203，328

宗教，喇嘛教，藏传佛教，见寺院制度

足球，142，191，404-5